

為何實踐「閱讀的科學」如此具有挑戰性（中）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當研究與教師培訓發生衝突時

對於一些教師來說，LETRS 培訓的「原因」在一開始並不明確。而對其他人來說，之前的培訓繼續影響他們如何看待該計劃--即使它教會了他們有用的新方法。

一些學區試圖用數據來證明閱讀科學，用停滯不前的學生成績來論證目前的方法是無效的。領導者強調，他們不是要指責或羞辱教師，而是要幫助他們使用在準備過程中沒有強調的方法。「當你知道得越多，你就做得越好」，這是閱讀科學運動中的一個常見說法。

但是，認為實驗研究比教師在課堂上的經驗和觀察更能洞察最佳實踐的想法，感覺像是對許多教師理念的攻擊。

LETRS 的培訓師德拉諾-格姆齊克說：「平衡識字法告訴我們，你這個老師是專家，你知道你在做什麼」。

教師的知識和專業判斷在幫助學生在科學閱讀框架中取得進步方面仍然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它拒絕了教師可以使用他們工具箱中的任何工具的想法，它交給他們一個新的工具箱。

一些地區領導決定，如果他們自己也不了解，就不能要求老師做出這種轉變。這些學校系統為額外的員工支付了 LETRS 費用，超出了國家資助的範圍。

這就是博福特縣的情況，幼兒園老師小勞爾·奧利維亞斯在那裡任教，他正試圖弄清楚如何應用新方法。

縣領導者利用 COVID 救濟資金來培訓特殊教育教師、治療師和一些縣級工作人員。該區的 K-5 課程主管珍妮弗·史密斯（Jennifer Smith）說：「若非如此，他們就正在試圖完全盲目地領導這項工作」。

在 2022 年一月份的培訓開始之前，博福特縣與學校領導者舉行了一次啟動儀式。史密斯把數據擺在他們面前：三分之二的 K-8 年級學生的閱讀成績低於年級水準。

史密斯試圖強調，這些結果應歸咎於栽培和培訓教師的系統，而不是教師個人，「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我們要共同前進」，史密斯

在演講時說。

對奧利維亞斯來說，這些信息已經擊中了他的內心。其他人則持懷疑態度。

羅蘭·約翰遜 (Lauren Johnson) 是一名有 17 年經驗的教育工作者，在博福特縣的喬科維尼蒂小學任教。

「當 2021 年制定法律時，我的感覺很複雜，因為我原本是作為一名課堂教師，接受過平衡識字的培訓」約翰遜說「我開始看到很多人想要改變你認為最好的兒童識字教育方式的語言。.....這幾乎讓人感覺到法律在說：『過去 15 年裡每個人所做的都是錯的。現在，你必須這樣做』」。

約翰遜的時間被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為一年級苦苦掙扎的學生提供「閱讀恢復」的一對一介入，另一部分是帶領其他年級的學生進行閱讀引導。

她的大部分實踐都基於平衡識字的框架，北卡羅來納州的地區（包括她的學區）已承諾擺脫這種框架。但她認為全盤拒絕平衡識字的原則是錯誤的。她說：「有很多方法可以幫助孩子們接觸文學，幫助孩子們成為終身的讀者」。

約翰遜並不反對 LETRS。她說：「對於我們的很多新手教師來說，這很棒」。她指出，她的一些經驗不足的同事是第一次學習語言的結構。約翰遜說：「如果你作為一名教師不瞭解這一點，你就不能把代碼教給孩子」。

約翰遜說，到目前為止，這些內容對她來說一直是複習。但她也學到了一些新東西，比如如何引導學生的嘴部位置以區分不同字母發出的不同聲音。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轉變」，約翰遜說。「我們太專注於[學生]需要達到的目標，以及快節奏的課程，以至於忽略了一些關鍵的基礎技能，例如音位意識部分。」

但約翰遜擔心，她作為閱讀恢復教師的經驗被打了折扣--在全盤拒絕平衡識字方面，該州可能會將嬰兒連同洗澡水一起倒掉。

約翰遜說：「『閱讀恢復』的教師都是經過嚴格培訓的，這種培訓不應僅僅因為與別人的想法不一致而被忽視」。

她所在的學區採用的課程引導學生通過高度結構化的基礎技能進展，然後他們在可解碼的文本中應用，讓他們練習他們所學的字母-聲音模式。最終，他們會進入更複雜的、較無控制的文本。

約翰遜支持語音教學，但這種結構化的進展與她的信念背道而馳，她認為對於剛起步的孩子來說，閱讀應該是什麼感覺。她說：「我希望他們能夠打開任何一本書，看看圖片，思考一下故事，然後嘗試閱讀」。

她認為沒有「完美的方法」來教授閱讀。必須要有多種方法。
將知識轉化為實踐

羅蘭·約翰遜的褒貶不一可能是對在如此緊迫的時間內試圖以如此規模改變實踐的一個相當典型的反應。我們需要時間來瞭解嘗試新事物的動機，並弄清楚在課堂上會是什麼樣子。

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教育領導者與政策副教授莎拉·沃爾芬（Sarah Woulfin）說，這意味著教師需要一個全面的支持系統。

這意味著與教師接受的培訓相一致的課程。這意味著是時候在專業學習中建立這些聯繫了。這意味著一個教育者生態系統——校長、教練、治療師——都朝著同一個目標努力。

它還意味著，通過明確的例子，知道應該用什麼來取代廢棄的做法。密西西比州已被視為其他尋求改善閱讀教學的州的典範，它採用了一種策略來證明這一點，北卡羅來納州正在慢慢採用。

當密西西比州開始其閱讀科學之旅時，密西西比州為該州每所表現最差的學校資助了教練，以幫助教師應用他們在 LETRS 培訓中所學習的知識，並為沒有教練的學校提供專業發展和在線學習。它還要求教練提供關於他們工作的月報，讓校長和州政府官員瞭解情況。

ExcelinEd（全名 Foundation for Excellence in Education，乃美國教育改革智庫）的高級政策研究員基米奧納·伯克（Kymyona Burk）說：「你不會在法規中看到任何這些東西」，他作為密西西比州的識字主任領導了該州法律的實施。「這些事情是出於需要，與我的助理主任和我們的領導團隊合作而產生的」。

現在，在博福特縣，每所學校指定一名 LETRS 「大使」，每月與來自北卡羅來納州其他學校的大使和學區領導者會面，討論實施進展

和挑戰。以學校為基礎的閱讀教練在每個單元中間與教師見面，一起消化 LETRS 的信息，並討論它如何應用於他們的學校環境。

東方小學的幼兒園老師奧利維亞斯在 5 月下旬參加了其中一次會議。學校的 LETRS 大使丹尼斯·歐文斯 (Denise Owens) 帶領老師們討論了為什麼瞭解學生的家庭語言和方言的結構對閱讀教學很重要。

他們談到了非裔美國人的方言英語和西班牙語，以及學生的口語特點如何影響他們的發音。歐文斯指出，以西班牙語為母語的人在說英語時經常混淆「ch」和「sh」的發音。

她說，瞭解這些特徵很重要，這樣當學生的發音與標準英語不同時，教師可以弄清楚這是否由他們的語言背景造成的，或是可能有語音處理問題。

「他們可能不需要那種額外的介入服務」，歐文斯繼續說。「我們要確保我們仔細觀察，而不僅僅是數字或分數」。

這些新信息——並有助於將其轉化為實踐——對莫妮卡·利特菲爾德 (Monica Littlefield) 很有價值，她是奧利維亞斯的同事之一，在東方小學教一年級。利特菲爾德說，到目前為止，LETRS 對她與英語學習者的工作最有幫助。

她瞭解到，西班牙語的母音比英語少，而英語學習者在識別英語中兩個不同的音，在西班牙語中卻有相同的發音時會很費力。2022 年，她的班上有一個男孩在區分 e 和 i 的母音方面有困難。培訓幫助她退一步來理解為什麼這個以西班牙語為母語的學生會感到困惑。「對他來說，這些母音聽起來非常相似」她說。

奧利維亞斯也已經開始應用他在 LETRS 培訓中所學到的部分內容。但他仍然覺得自己還看不到全貌。

多年前，當他開始教引導性閱讀時，他學校使用的課程設計的代表來向教師展示如何在小組中使用該框架。奧利維亞斯也希望 LETRS 能有這樣的東西。

「我的理想情況是，我們的課程教練，甚至是學區識字教練，會來到我們學校，讓我們所有人坐下來，然後說：『這就是使用閱讀科學的小組課程的樣子，這些是小組課的教案，這些是我們要利用的資

源，這是我們理解數據的方式」奧利維亞斯說。

然後，還有對課堂材料的需求。在他十幾年的課堂教學中，他用自己的錢買了一些資源來支持引導性閱讀，目前還不清楚這些資源是否可以被修改或用於支持新的識字方法。

他問道：「現在該怎麼辦？」

撰稿人/譯稿人：Sarah Schwartz/翁而真

資料來源：Education Week (2022.7.20) . <https://www.edweek.org/teaching-learning/why-putting-the-science-of-reading-into-practice-is-so-challenging/2022/07>

